

秦岭钒土矿遗留环境问题难解

本报记者 秦宇杰 商洛报道

陕西秦岭，一场由违建别墅引发的舆论热潮仍在扩散。但当地群众的目光已经从别墅转至钒土矿。在距离西安200多公里的商南县，钒矿企业集体出逃，留下裸露的岩石和被破坏的水体，成为当地人眼中的顽疾。

勘探队扎堆涌进小县城

镇里的招商引资表显示，2012年当地共有11大项目，其中5个项目系钒矿勘探与开发，合计投资达12亿元。

在陕西省商南县，十里坪镇并不富裕，扶贫仍然是镇里的重要工作，部分地区甚至仍未接通自来水管。

2001年，钒铁价格猛烈上涨，一度达到35万元一吨。大批勘探队涌进十里坪镇，当地挖掘出许多钒矿。曾经在十里坪镇担任乡镇干部的张鹏威（化名）一度认为，这也许能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。

“那么多矿，好家伙，大家都在勘探，一个地方有好几支队伍。”长安大学地质研究所所长魏刚锋早年曾在勘探队工作，在十几年前跑遍了陕西各地的大小钒矿。他告诉记者，钒矿有贫有富，在他跑过的钒矿中，商南县的矿成色算是比较好的。

2001年起，十里坪镇同时迎来了多支勘探队，队员们挤在镇政府旁边的宾馆里，一住就是好几个月。2012年，一家外地的黄金公司来到此地勘探，大车小车拉来了十几号人，包下了周边好几栋楼房。“楼上挂着大牌子，车都好得很，早上开出去，晚上才开回来，搞了大半年，最后也没见开采。”张鹏威告诉记者。

镇里的招商引资表显示，2012年当

钒在元素周期表内排名第23位，因为钒的化合物五颜六色，十分漂亮，化学家以一位古希腊女神的名字为其命名。

在中国，钒的价格经历了一次过山车般的涨跌，2004年前后，钒类产品价格曾一度达到每吨三四十万元的高位，此后随着产能的扩张，产品价格也开始逐步走低，最低时仅每吨数万元。

地共有11大项目，其中5个项目系钒矿勘探与开发，合计投资达12亿元。黄金公司的这个项目投资3.6亿元，在11个项目中排名第二。与此相比，2016年整个商南县的GDP仅有76.32亿元。

张鹏威说，来十里坪镇开矿的都是外地老板，腰包阔绰，比本地人更有商业头脑。“原始的钒土矿不值钱，每吨只卖三四十块，本地老百姓想卖也没人要。外地老板来了也不要，为什么？整个山上全是矿，我把你的山买下来，这家给8万元，那家给10万元，老百姓哪见过那么多钱？”据他介绍，矿老板在十里坪镇当地建造起冶炼厂，通过脱除杂质，每二三十吨钒土矿可以加工成1吨重的五氧化二钒，价格最高能翻至35万元。“现在五氧化二钒才十几万元，前几年最低时只有6万元。”

钒矿在商洛遍地开花，当地人却很少有人赚到钱。“十里坪镇50岁以下的人中，80%都在外地打工，钒矿解决的就业10%都不到。而且矿老板把管理人员从外地带来，本地人做的都是笨重的工作，最早一天20块钱，后来涨到80块，现在100块一天，在商南也不是高工资。”张鹏威说。

不相匹配的是，提炼这种美丽的化学物质也会造成巨大的污染，并引发矿群矛盾。陕西商洛处于秦岭钒矿带，当地一位乡镇干部告诉《中国经营报》记者，在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一次巡视之际，上级机关曾集中捣毁了一批五氧化二钒冶炼厂，绝大部分钒矿企业都已停工，上级机关曾下发一批树苗，要求恢复被钒

矿破坏的山体，但成活率不尽如人意。

如今，中央环保督察组对陕西第二次巡查刚刚结束，秦岭的生态环境保护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，钒类相关产品的价格目前已冲上52万元。在此情况下，有企业选择卖矿退出，也有企业中途入行。而此前钒矿留下的环保问题，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。



秦岭别墅引发当地官场风波，而钒土矿问题依然难解。此图为五洲公司建设的水库，用于储存工厂用水，水库下方即是居民安置点。孙陶供图

频繁上演矿群矛盾

十里坪镇位于钒矿带，最繁荣时有七八个村同时存在大型钒矿，这还不包括藏在深山中、没有正规手续的私人小矿。这些钒矿给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破坏。

钒被大量用于钢铁冶炼，只需加入少量的钒，就能使钢铁的强度、韧性大增。陕西鑫烨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新告诉记者，商洛地区缺少钢铁厂，当地钒矿企业要么开挖钒土矿，要么冶炼五氧化二钒，都属于钒产业链的上游。

兴旺的钒矿开采、冶炼，让商南这个不算富裕的小城诞生了一批大型企业。最早在十里坪镇勘探、开采钒矿的是商南县秦东集团。据张鹏威介绍，当时政策环境相对宽松，秦东集团在当地的白鲁础村取得了钒矿开采权后，随即将钒矿整体转让给了另一个外地老板。“按现在的标准，他的手续是达不到要求的。”

商南县政府信息网显示，秦东集团成立于1993年，目前总资产达1.36亿元，职工520余人。公司旗下业务包括房地产、茶艺、钒矿等，连续荣获陕西省“百强乡镇企业”“科技示范企业”“重合同守信用企业”“陕西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业”等荣誉称号。

张鹏威认为，包括秦东集团在内，来此开矿的外地老板均为县里领导介绍来的，乡镇干部日常工作时也接触不到。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问题，往往会有县领导出面干预。

据他表示，上述白鲁础村钒矿开

督察风暴刮至陕西

2018年3月，经过中央环保督察后，陕西省印发了一份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2018年任务清单及责任分工》文件。这份文件显示，督察组发现陕西存在诸多问题，包括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，责任和压力还存在上紧下松、逐级递减现象。

据悉，湿法、火法是目前应用比较广泛的提钒技术，前者利用酸液对钒石中的钒进行浸出，后者对钒石进行焙烧后再湿法浸出，二者都会产生较大污染。商洛市环保局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当地的钒矿企业使用的基本也都是这两种方法。“火法产生气体污染，湿法产生水污染。”

该工作人员表示，因为污染严重，商洛市大部分钒矿企业都已关闭或停产。“早些年商南县魏家台地区钒矿很多，现在只剩一两家了，这两年开工建设的钒矿项目也很少。”他告诉记者，钒矿开采、冶炼的手续较为复杂，企业取得矿权后，不仅要前往当地环保部门办理排污权，涉及到国土用地、水务、林业的，还得去不同的部门办理不同的事项。“根据现在的政策，所有钒矿项目都需要交到省里审批，即使是矿权的延

续，也需要先经过省里同意。”

实际上，陕西省早在多年前就已提出保护秦岭生态的愿景。2007年省办公厅出台的《陕西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纲要》提出，到2015年实现制止一切破坏秦岭生态环境保护的活动。但这个愿景并没有得到实现。

2016年底，中央第六环境保护督察组对陕西省开展环境保护督察，督察组指出，近年来秦岭地区采矿采石破坏生态情况突出，根据2016年卫星遥感监测数据分析情况，区域270多处钒矿开采点中，60%以上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生态破坏面积达到3500多公顷。

2017年，对于督察组提出的秦岭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非法采矿采石等问题，陕西省相关部门又印发了一份《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整改工作方案》，提

出到“十三五”末全面遏制秦岭地区各类破坏环境的行为。

2018年3月，经过中央环保督察后，陕西省印发了一份《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2018年任务清单及责任分工》文件。这份文件显示，督察组发现陕西存在诸多问题，包括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，责任和压力还存在上紧下松、逐级递减现象；有些地方领导认为经济发展是硬任务，环境保护是软指标，因而在工作中一手硬、一手软，环境保护工作显得比较被动；秦岭地区采矿采石企业普遍规模小，开发利用水平低，生态破坏严重，且近年来采矿采石面积呈扩大趋势等。督察组调查后发现，陕西全省270多处钒矿开采点中，60%以上存在违法违规问题。

这轮环保督察共接到群众来电

续均齐全。”

对于此类矿群矛盾，张鹏威有着丰富的处理经验。“实际上老百姓的意见大得很。”他说，白鲁础村钒矿租用了当地农民100亩的土地，不仅污染大，还拖欠租金，农民上访到县里，要求政府出面协调解决，此事才引起重视。“按照县里的要求，我把矿老板叫过来，带着他到处跑，给他寻找处理钒渣的场所，也在村干部、群众代表面前承诺，会积极治理。2018年4月县领导下来视察环保，这个老板也随行陪同，可是过两天就找不着人了，污染也没人治理。”

“有一次处理矿群矛盾，镇上的领导给我们诉苦说：‘弟兄们都难，县里的局长给我打电话，说矿老板是他的一个亲戚，我连老板的一顿饭也没吃过。’”他告诉记者，自有矿以来，乡镇干部一个很大的职责就是维护好群众关系，处理矿业公司和老百姓的矛盾。“处理得好了，县领导也高兴。”

据悉，商南县曾专门要求各级政府干部对涉及资源利用、环境保护和大规模征地的项目进行风险评估。一份《商南县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》还专门为一个钒矿制定了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要求各村成立相应的村级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，并由党支部书记负总责。

信反映的环境问题5928件，树立合并后交办的有效环境投诉举报共3782件，各地按照边督边改原则，责令整改2257家企业，立案处罚812家企业，罚款5374.3万元，立案侦查22件，行政拘留20人，约谈1104人，问责1245人。

此后，陕西多个市、县陆续部署了污染防治、整改工作，以应对中央环保督察组的“回头看”。2018年10月25日，商南县政府也发布了一份紧急整改通知，要求各责任部门尽快自查，并在10月29日之前反馈情况。

11月3日，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在西安召开动员会，陕西“回头看”工作正式开始。根据安排，此次督察组进驻时间为一个月，并设立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，受理陕西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。

环保高压下新矿如何开采？

一位钒矿老板说，目前钒矿手续堪称最严。“将来钒矿出了问题，只要查你的手续是谁批的，官员是要被追责的，没人敢冒着风险给你批手续。”

商南县位于秦岭的东段南麓，也在整改范围之内。

2016年10月，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始对陕西进行第一轮督察，商洛有关部门闻风而动。据张鹏威介绍，当时上级部门曾派来一批公检法工作人员，集中捣毁了一批钒石冶炼厂。“把碱撒到反应池里，把池子烧到冒烟。”当时十里坪镇至少有六七个大矿受到影响，镇里的钒矿生产几乎全部陷入停顿。

此后，按照县里的要求，张鹏威和其他乡镇干部一起，统计了十里坪镇受破坏的所有山体，商南县政府根据统计情况下发了一批树苗。“县里并不请人来栽树，落实到镇里，我们就要求谁破坏谁栽树。有的老板接到通知后就来领树苗回去栽种，还有些湖北、河南的老板连人都找不着，我们就花三五百块钱雇了当地村民去种树。”据他介绍，这批树苗在后续县领导巡视时得到验收，但实际上由于山体矿渣、石头堆积，没人浇水，树苗存活率并不高。

张鹏威说，在前几年钒铁价格跌至谷底时，当地曾有一批钒矿企业关门停业，如今环保压力高企，又有一部分企业选择歇业。

商南县惠民化工商贸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老陈告诉记者，自己是做钒矿的供应链生意，为企业提供生产所需氯化铵、纯碱等原料。在前几年政策不严时，每年公司都有不少大小客户。“这两年都没声了。”老陈还听说，秦东集团也有出售旗下钒矿的计划。

近日记者拨打秦东集团电话询问此事，一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，钒矿在上个月已经卖出，手续齐全。

目前，十里坪镇有部分钒矿、冶炼厂仍在经营。“只要手续齐全，不在保护区就能够经营，但办理手续也很严格。”一位前任镇长告诉记者，目前镇里已经没有多余的钒矿需要招商。

据悉，商南县风景秀丽，被称为“大秦岭的封面”。县内的金丝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也是陕西省内为数不多的5A级景区。

一位钒矿老板说，目前钒矿手续堪称最严。“将来钒矿出了问题，只要查你的手续是谁批的，官员是要被追责的，没人敢冒着风险给你批手续。”

但仍有人希望在钒价高昂时进入市场。前述鑫烨公司负责人李新正打算重操旧业。十多年前他在商洛镇安张子坪地区取得了一个钒矿的探矿权、采矿权，但当时钒价已经逐渐降温。几番考察、勘探后，李新没有选择开发，钒矿被搁置至今。“钒矿的投资都是非常巨大的，我们也投入了很多，计划建成一个年产40万吨的冶炼厂，可当时五氧化二钒价格是三四万元一吨，最高时也就8万元，价格是倒挂的。”

李新表示，他也是今年突然听闻钒价上涨的。“等我注意到时，五氧化二钒已经涨到了40万元一吨。”如今，他正计划重启张子坪钒矿。“我听说陕西的同行都有各方面的动作，破产、兼并、重组的比较多，都想扩大规模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五氧化二钒的价格在2018年7月10日是9.3万元每吨，短短16天后，该产品的市场报价就已达每吨16.5万元至17万元，涨幅达83%。据中国金属新闻网消息，目前全国各地的五氧化二钒均价已达52万元每吨。

据悉，2017年原环保部和国家标准委曾向WTO递交通知，宣布从当年9月起禁止进口24种“洋垃圾”，钒渣榜上有名，这恰恰是提炼钒产品的重要原料。“这一消息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……而实际上，造成钒价大幅上涨的根本原因还是环保限产等因素，致使市场从2016年末起就处于供不应求局面，这也是供需失衡后的必然结果。”中国铁合金在线钒产品分析师谭静表示。

随着钒价上涨，多家上市公司已出手收购钒矿。2018年9月西部矿业公告称，参与竞买参股公司西钢集团所持有哈密博伦100%股权、肃北博伦70%股权以及格尔木西钢100%股权，西部矿业对上述三个标的竞买底价合计12.48亿元。上述三家公司拥有的资源含量为铁矿石17449.81万吨，钒资源（五氧化二钒）59.02万吨。经初步测算，此次收购的铁资源潜在价值近400亿元，钒资源价值逾1000亿元。

2018年开始，张鹏威听说十里坪镇又发现了新的钒矿。“县上说要投资好几亿元，造一个新的钒矿厂，要拆上百户房子。”

公开信息显示，商南县目前正着手开发一个大型钒矿，位于十里坪镇槐树坪村。据悉，该钒矿为陕西秦枫科技有限公司所有。2011年，该矿取得二氧化硫排放指标，年排放量114吨。2012年，该矿计划总投资4.98亿元。

此后，槐树坪钒矿一直没有开工建设。2018年起，该钒矿开始频繁动作。当年1月，商洛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武文罡，商南县委书记许水兆，商南县委常委、副县长张贤慧等人来到西安，与陕西环保集团商谈项目事宜。会议透露，槐树坪钒矿的计划投资已增至8.8亿元，预计年收入11亿元、上缴利税1亿元、提供就业岗位500个。

2019年1月16日，在陕西环保集团的协助下，槐树坪钒矿终于开工。陕西环保集团总经理顾峰、商南县委书记许水兆等人出席开工仪式。

就槐树坪钒矿等相关问题，记者致电张贤慧，对方拒绝回应此事。商南县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，环保现在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，需报请领导审批后再作回应。